

广东大学生作文选

中国写作学会广东分会编



GUANGDONG DAXUESHENG ZUOWENXUAN

目 录

·小说·

- 葵涌三女传.....仇启明(1)
媒人.....苏定华(10)
法官家事.....王文锦(22)
“老正统”.....刘建一(32)
郑主任发迹前后.....钱 梅(37)

·散文·

- 我敬爱的一位老师.....冯敏玲(42)
春到瑶山访故友.....沈冬青(46)
落地生.....曾繁诗(48)
奶奶给我“卖懒”.....刘振坤(51)
黄山雾.....谭加东(53)
桂林之桂.....黄河清(60)

·游记·

- 太平揽胜.....黄壮宁(65)
阳春山水.....周 耿(69)
鼎湖山泉的品格.....陈 蓉(73)

·诗歌·

- 雷州山水思念周总理.....张 胜 吴志强(75)

镇妖石·····	劳华胜 (79)
心歌·····	严国山 (80)
泉水流向大地·····	邱秀明 (81)

·报告文学·通讯·

半生·····	刘 俐 (83)
一颗高尚纯洁的心·····	张慧群 (89)
特别快车上的年轻人·····	韦 力 (94)
美的旋律传播者·····	颜约信 (103)
“一乐也”的女理发师·····	李名杰 (107)

·评论·文艺评论

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·····	张 敬 (110)
报告文学也能够短起来·····	郑贱德 (113)
映日荷花别样红·····	黎锦峻 (115)

·调查报告·说明文·

牢记为民造福 创建文明街道·····	姚启东 (119)
带头走富裕之路·····	何卓夫 (125)
牛·····	张穗军 (128)

·文章评改·

队长·····	王探宝 (131)
缸·····	蔡少岩 (140)

葵涌三女传

华南师大中文系 仇启明

明云、明月、明珠，人称葵涌三绝。葵涌村大人多，年过七十的也有十来人，都说从未见葵涌能出这样鲜笋般水灵的女子。

明云比明月大两岁，明月比明珠早吃三年盐。父亲老杨头，有些头脑，人称南国先生。母亲黄氏，原来是邻村大恶霸买回来的妹仔，大了出落得漂亮，被逼纳为妾侍。大恶霸土改时被镇压，她凄凄惶惶无处安身，由人撮合嫁给孤身只影的老杨头。老杨头很穷，一间鸭仔寮安身。但穷人也有好夫妻，感情用不着花钱买。黄氏半世辛酸被人踩，想不到还有个好归宿，自然感激不尽。对老杨头一是爱，二是让，勤谨温柔。可怜老杨头十六岁开始当大工，替人家刮鱼、庖泥，靠卖力气混饭吃，养成死牛般蛮颈，动不动就发火骂人。黄氏和他做了三十年柴米夫妻，竟没有半句口角。只是肚子不争气，年年用好兆头的茨菇敬神，也没有生下个“小茨菇”，害得老杨头常常在睡梦中也叹气。人常说，不怕羞，生到四十九。本想就是追到五十也要为老杨头追个儿子回来，只是过了五十还没追到，落下一块心病，唯有对老杨头更迁就和体贴。

老婆接二连三，下蛋一样生了三个女儿，老杨头嘴上不说，心里也象寒天饮冷水，凉透了。不说别的，就是有朝一日迫于无奈去偷鱼，带着个女儿也不方便脱裤子下水。平时

出出入入，无人不笑他长了副岳父相，更增添了心中的烦恼。回到家里就见凳骂凳阻路，见猫骂猫偷懒。黄氏自然不敢出声，三个女儿见得多了，也知道是冲着自己来的，一时没有不缝住嘴，涮锅的涮锅，剥猪菜的剥猪菜，扫地的扫地，变得格外勤勉。好象这样就能弥补她们之中没有一个是男的。

老杨头起初还希望会来个老年得子，但颈骨望断了还望不来。流年暗转，两老已是白了半边头，望子之心才象隔夜柴炉，彻底死了火。倒是三个女儿象喝了神仙水，几年之间都长得端庄秀气，人见人爱，重新激起了老杨头的希望。他在枕边对老婆说：“一个好女婿也胜过半边仔，用足眼力挑几个有斤两的，爬不动那日就不会比别人凄凉。”

黄氏知道这句话的份量，自然夫唱妇随。

七五年，明云二十岁。长得柳眉凤眼，蛋脸蜂腰，添一分嫌高，减一分嫌矮，上身下身骨架不露，浑圆丰满。被称为葵涌一绝。虚岁二十一，钟情的后生便纷纷托媒上门，好端端把门槛踩低了一寸。老杨头思来度去，摸细了手中毛竹做的水烟筒，咬咬牙替明云定了在邻大队当党支部书记的后生。

相女婿那天，明云坐在房里，偷偷从门帘缝朝外一望，禁不住心里叫了声：“噢，这个男人是这样的！”任凭黄氏千劝万劝，也不愿出去为他斟杯情意茶。后生长得确实欠看相，比明云矮半个头不说，阔扁的鲫鱼脸象块砧板，鼻子又象放在砧板上砸扁的蒜头。不知是不是搞乱了遗传密码。但老杨头却大石压死蟹般对众人说：“要来摆么？臆臆也是羊肉，多少人想争还争不到呢！”

明云伤心地偷偷哭了一个晚上，不声不响地出嫁了。父亲说好，母亲也跟着说好。社会上的人就更不用说了，一听说明云嫁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，都说她靠上了“小鸟天堂”那棵八亩树冠的大榕树，后半世不用愁了。但明云却在心里一连说了一百个不好。这二十年虽然在贫穷和忙碌中过来，但夜深人静之时，也曾憨憨地笑着，憧憬过将来嫁个勤劳英俊的男人，牛郎织女般愉愉快快地过日子。她轻轻地反问母亲好在哪里，希望母亲能退了这门婚事，但老杨头一句话就砸过来：“你不见现在当干部的进厕所也有人递纸？”吓得两母女再也不敢出声了。

幸得后生外表是差些，却干练利落，待明云也挺厚实。时间长了，生下一男半女，明云那颗苦果似的心才平复了些。但出嫁时那裂心的痛楚，那个当姑娘时想象中的丈夫，仍深深地留在心底。至于将来有没有向自己的女儿诉说一下，说自己那时候物资短缺，经济困难，不少人争着嫁给干部，才一枝花似的嫁给了丑鬼父亲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明月长成时，比她姐姐又胜一筹。下巴稍尖，眼睛稍细长，身材稍清瘦，出脱得象枝腊月梅花，光彩照人。四邻八乡，见到的无不喝采，想联婚的更是争相上门来。好端端把门槛又踩低了二寸。

只是七八年不比七六年，政策放宽了，有亲人在港澳海外的出气也格外粗，香港客回来放个屁也有人喝采。大队革委会还郑重地写了请贴，隔山隔海邀请港澳同胞回乡过节。不再怀疑人家的香烟里藏烈性炸药，牙齿当发报机使。那些在社员面前八面威风，喝神喝鬼的干部，也弯腰贴耳，跟在他们后面，把他们的屁股也实实在在地恭维一番。老杨头隔

壁住的是大队长，有个妹妹在香港，带钱带物回来，把家庭装扮得有形有款，和明珠同年的尾女秀枝更是穿戴得象枝花，老杨头自然心动。

侨乡，又是二十几年第一次对人家那么放心，回乡探亲的人固然多，回乡成家立业的也不少。当然，人家把皮箱一打开，看得见的都是钞票，想嫁给他们的人就更多。穷了这么多年，也很难怪有些人只向钱看。追钱求物固然不好，但贫穷确是很难堪的。凭明月的人品相貌，不与人争也会有人寻上门。老杨头很快就替明月定了个回乡娶亲的港客。

男方是个实打实数的老实人，十六岁开始做酒楼，一埋下头就是二十年，没换过老板。在香港那个花花世界中不嫖妓，不赌马，不抽烟，不喝酒。三两年一次回乡探探父母，是港客同行中公认的“好仔”。只身漂流外地谋生，他本来只希望除了自己有碗饱饭吃外，能再省下几两米供养父母，这辈子就算满足了。谁知近二十年香港的经济象皮球打气一样膨胀起来，慳俭肯干的人，积下三几万元也不算稀奇。三十六七岁的“水流柴”能洞房花烛，已是自觉十分珍贵，更兼讨的是温柔美貌的家乡女子，格外懂得取人意思。新婚蜜月，就象转入一个没有污糟的世界，跌落在纯洁温柔之乡。不禁觉得家乡山好水好人更好，只是穷了些。半年后第一次探家，就把自己大部分的积蓄取了回来，一千元给岳父岳母，酬谢他们肯把明月屈嫁给自己。声称是自己积下的血汗钱，不要就是看不起他这个寒酸女婿。余下的五七千元全部交给明月，让她当一家之主，自己在家的开销，也规规矩矩向明月伸手。事情一张扬开，无人不夸老杨头的祖坟埋得是地方，找到这样一个好女婿，踢中了个钱窝，感叹生儿不

如育女。这话虽然有点难听，老杨头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贪钱的人，但心里仍然十分得意。要知道七八年五千块钱在葵涌的价值，仍相当于一般夫妻用二十个手指头不吃不喝在土地下刨十年。

明月看到丈夫的人品确是不错，实心实意待自己和娘家，因此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。只是偶然看见人家年轻匹配的夫妻，燕子衔泥般双双对对，快快乐乐地出入，而自己却象两父女似的，总有一丝丝揪心的痛楚。

至于明珠呢？老天爷好象有意和人们开玩笑，花更大的心机在她身上精刻细镂。同样是柳眉，柳眉更修长；同样是凤眼，凤眼更水灵；同样是蛋脸，蛋脸更红润。就是同样高的身材，也长得比明云苗条，比明月丰满，适中得鸡蛋里挑不出骨头。更兼脸上多了一对酒窝，一笑一嗔，甜得令人透不过气，啾啾的连魂也吸进去。二十岁不到，就不知想烂了多少后生的肺。

最使老杨头感到不安的也是明珠。明珠伶俐，知人冷暖，书也读到高中毕业，是村里第一个象祝英台那样挑着书担到外地读书的女孩子。刚毕业就被社员选为妇女队长。她原来就比两个姐姐大胆、好动，如今经常有机会到大队、公社开开会，和那些粗犷有气魄的生产队干部在一起，就更象没有穿鼻的牛犊，拉都拉不住。连老杨头包公一样黑着脸替她拍板定夺的男子也敢一口拒绝。近两年生产有了起色，生活过得去，穿衣服也比两个姐姐讲究多了。嫌传统的黑黑蓝蓝的大襟衫、宽脚裤难看，不好穿，新做的裤衫都是开胸的，都是西装的，引得其他姑娘也追着学样。出街时就打扮得象枝花，特别是穿上村里没有姑娘敢出街穿的短袖的确

凉，脸上一对小坑坑，手肘一对小坑坑，还有颈项下一个小坑坑，一摆手，一微笑，嘿，看傻了多少人的眼。不要说后生，连七老八十的老太婆也愿意多瞧几眼。只是身边还有一粒女，自小又是黄氏的心肝，宠得格外娇嗲任性，老杨头也不敢太强求了。只想着什么时候再替她找个合适的门口，了结最后一桩心愿。

谁知老杨头心里还没有个谱，明珠已暗暗和别人挂上了拖。这天中午队里分荔枝，她偷偷选了上好的掂了一扎，藏在自己出街时用的皮包里。没想到偷吃忘记了抹嘴，一根枝条从皮包里伸了出来，被黄氏发现了。经不起一问再问，只得脸红红地露了底。黄氏一听事情不小，不敢擅自支持女儿，连忙告诉老杨头。老杨头左手抱着小碗口粗、两尺来长的水烟筒，右手捏着香火，吸一口水烟问一句：

“是蚬村的？”

“是，人家叫他金枪华。”羞死人了，明珠的脸象个红鸡蛋。

“当干部？”老杨头想起十分得意的大女婿。

“是，是生产队长。”

生产队长算哪路神？禾镰响，选队长，有的地方没人愿当，只好规定轮流执政呢。老杨头失望了一半。

“有没有人在外面？”老杨头想起了二十分得意的二女婿。

“有一个姑妈，但从不会寄钱回来。”

不寄钱回来有鬼用。老杨头完全失望了。这样的后生到厕所里一鱼捞也能随便捞到十个八个。他把香火用力捺在水烟筒的水嘴上，“吱”的一声淹灭，不客气地对明珠说：

“就会看上些没用的人，也不学学你两个姐姐！”

明珠先是一呆，接着生气得一甩手，撞倒一张矮凳跑进房间，用变成哭的声音倔强说：“我不！”就又羞又恼地靠在床柱上哭了。

黄氏慌慌张张地尾随进房，老杨头看见，越发生气，声大大地喝道：“不用理她，全不嗅米气！”他真后悔当初答应她到镇去读什么中学，回来又当什么队长。三跑两跑，跑得心都野了，全不听笛。不是说人家不好，社会上好人有的是，你父亲我老杨头不也是公认的好人？可是大半世被人当牛使。要不是共产党来了，说不定一根光棍打到脚直呢。可见不是凡好人都有本事。不选个有斤两的嫁，父母失依靠不说，自己也半世艰难。你看明云，男人是大队党支部书记，出出入入，哪个不对她另眼相看？再看明月，日子过得多顺心。自己不懂事就别乱碰，父亲不会把你当妹仔卖。

老杨头正在闷气，忽然看到专替后生细女拉线的张媒人从门口经过，拐进隔壁大队长的家里，心里不禁一动，连忙打发黄氏过去，请张媒人一会儿过来坐坐。

谁知黄氏去了不到一个时辰，就迈着小急步走了回来，压低声音对老杨头说：“他们要托张媒人把秀枝介绍给，给那个金枪华呢！”

老杨头象听了个响雷，一时懵了。人家大队长见多识广，难道会把水葱般得人中意的秀枝随便塞个门口？他抓头挠耳，半天想不出人家打的是哪一盘数。只好蹲在门槛上，耐着性子等张媒人过来时问问。

张媒人倒挺爽快，说起话来两片嘴唇象蝴蝶翅膀，没有半个字沾牙，哗啦啦象倒蟹。

“你问蛄村的金枪华？不是媒人话假，不是皇帝女人家恐怕不肯要。人品一级好，身材没得弹，五官画出来没有他端正。这还不说，光是这两年把生产队搞得风车般转，使全队人都交上好运，就没有人不烧他的香了。”

张媒人舔了一下薄薄的嘴唇，黄氏连忙递过去一杯茶。

“没当队长时谁也不知道他是个屋檐上挂的马蜂窝，了（撩）不得的人物，读饱书的后生的确比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能。一当队长，果基桑基统统分包管，又搞什么混合饲料养鱼，说是科学。还办了间五金厂，选了些精细伶俐的姑娘日夜开机器，造汽水瓶盖。吓，上级也不说他们是搞地下工厂，钱来得象八月十八夜的潮水。你听听他们现在是怎样说的：‘钱，在我们这里不怎么值钱了’，咳，自古哪有这样说话的。”

张媒人俯下身，老杨头夫妇连忙把耳朵靠过去。

“只是有了钱不敢一次分完，怕树大招风。社员个个攻守同盟，分了也不声张，待到晚上用被角塞住嘴时才大声笑几声。听说金枪华和好几户人家去年分配就有五六千元，你说吓人不吓人。如果任由人家搞上十年八年，不仅外出当干部的全挽着鞋跑回来，香港客恐怕也要挑着包袱回乡生产呢。”说完得意哈哈大笑起来。

老杨头呆了半晌，媒人多大话，虽然不可全信，但人家也不会无风下雨。就算张媒人讲的统统是假话，那么隔壁的大队长呢？人家是学聪明了才出世的人物，家里又有人在香港。他不愿意多想了，自己想烂额头也不够别人想得长远。要紧的是赶快把事情定下来。不过有一点他是很明白的：如果明珠嫁给金枪华，肯定不会比两个姐姐差。事实上手里

有果基有鱼塘都是些金盏银盆。如果能放手让农民安安心心地搞几年生产，哪会眼睁睁望着大条西江水流淌舀不到半勺喝？

等张媒人一走，老杨头连忙问黄氏：“明珠呢？”

“还在房间哭呢！”黄氏也生老杨头的气了。

“还不叫她趁中午把荔枝送去？”老杨头一点也不减一家之主的威严，“叫她顺便叫金枪华来吃晚饭。”

“无缘无故怎好随便请人家？”黄氏第一次抢白了老杨头一句。

老杨头马上火了，用力把水烟筒往地上一顿：“你，你死了半截是不是？不会说是我生日？”

黄氏立刻收了口，她心疼地叫了声“阿女”，走进房里，才发现女儿和装荔枝的皮包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。

媒 人

雷州师专中文系 苏定华

一说媒人，人们自然会想到一个半老徐娘，眉精眼企，机灵，口齿伶俐、甜滑，所谓“媒人婆的嘴，能把稻草说成金条。”但我这里说的媒人，却是一个五十岁的瘦小老头，其貌不扬，对人和善，心地好，办事认真。但远说不上机灵，甚至有时还显得迟滞。特别是口笨，无论在大小会议上发言，必定预先写好讲稿。只有他好饮几杯茶，喝二两酒似乎可以和媒人工作有点联系。但他向来只是自斟自饮，从来不用于交际。

这个“不入流”的媒人就是我们中学的工会主席王德善。王德善是怎样荣封“媒人”雅号的呢？这得从他抓计划生育工作说起。

一九七九年年终前，校党支部交给他一个任务，要他作一个计划生育工作总结，表彰一批计划生育和晚婚积极分子。本来，这工作一直是校医具体抓的。现在为了响应上级号召，加强计划生育工作，这项工作就由工会兼起来。

这天，他听完校医的汇报后，回到家，开始审阅计划生育和晚婚积极分子名单。他粗看了一遍，立即拍案叫好。计划生育成绩满不错呢，积极分子名单一长串；按这个比例，说不定能在市里评上先进单位！

他放下名单，喜滋滋地对老妻说：“哈，我头一次抓计

划生育工作，这是一项美差！唔！该下些本买一批奖品……”

他的妻子何英是化工厂工人，比他小两岁。王德善性善，何英脾气直。妻子对丈夫十分疼爱，平日摸透了丈夫那自得自乐的脾性，只撇嘴笑了笑，没表示特别热情。王德善也不在意。泡了一壶茶，跷起二郎腿，闭着眼开始构思他的大会发言了。

开大会那天，全校教师都到齐了。王德善向来办事认真，主席台上，铺了红布，上面整整齐齐堆着印了红字的白毛巾、白口盅。因为是第一次作这种总结，对工作不大熟悉，不免有点紧张。幸好，直到他读完发言稿，会场还很安静。他的心比较定了。他推了推老花镜，清清嗓子，便宣布：

“现在宣读我校本年度计划生育和晚婚积极分子名单，请这些同志到上台来领奖。”

当他读晚婚的青年教师名单时，会场活跃起来。

“陈文彤，李建国，肖玉霞……”

随着唱名，下面的打闹声，嘻笑声越来越响，而且竟有人提前鼓掌了。看到群众反应热烈，他很受鼓舞，脑门渐渐发热了。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摘下老花镜，环视一下会场，忍不住又高兴地加了几句讲稿上没有的大会发言习惯用语：

“希望这些同志再接再励，继续坚持……”

哈！这下可砸锅了！全场顿时“哗——”地哄笑起来。笑闹声，议论声，喝采声，鼓掌声嘈杂一片，乱成了一锅粥。王德善脑瓜嗡嗡响，懵懵懂懂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，愣了一会，赶紧宣布发奖。

积极分子在掌声和喧哗声中一个个上台领奖……青年数

学教师陈文彤白净的脸涨得通红，羞得象个大姑娘。体育教师李建国一边走一边摇头，苦笑着……到最后，麻烦来了。二十九岁的化学教师肖玉霞捂住脸，埋着头，任凭旁人催促，死不肯上台。王德善急得双脚跳，擦擦满头热汗，结结巴巴地劝道：

“肖老师，上来吧！你……你很光荣嘛！”

全场人忍不住又“哄”地笑起来了。突然，肖玉霞摘下眼镜，掏出手绢捂眼睛，站起来飞快地跑出了会场……

二

王德善回到家里，垂头丧气，呷一口茶，叹一口气：

“唉，都怪我，没调查研究，不了解青年教师的苦恼。”

“哼，还说是美差！”何英心里为丈夫抱不平，嘴上却刺了他一句。

“唉，怎么办呢？一定要去向肖老师道歉。”

“道歉顶屁用，除非你替她找个老公。”

哈，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王德善略一凝思，猛拍一下桌子：“对！这个主意好！替她介绍个对象，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啦……这事你有办法，替她介绍一个，啊？”

何英不哼声，不表态。

王德善是认真人，心上有事就放不下，一连几天挂着这件事，整日忧心忡忡。

何英一则心疼丈夫，二则她虽然脾气粗直，却是个好心人。她知道，肖玉霞老师一向工作积极认真，只是性情有点怪，一上讲台就精神焕发，滔滔不绝，平日却沉默寡言，郁郁孤独，所以一直拖到二十九岁还没有对象。何英暗暗为肖

老师的事留意。

一天，吃完晚饭，王德善正一边呷茶，一边愁眉苦脸地望着天花板。何英在一旁瞄了瞄丈夫，装着不在意的样子说：

“我们厂有个技术员，三十二岁了，还没有对象，也是戴眼镜的……”

王德善一听，跳起来：“好哇！给肖老师……”

“啐！看你。”何英不禁嗤地笑了：“还没征求双方意见。”

“见面再说，见面再说！”王德善立功心切，一反往常作风，真是雷厉风行了。

第二天，肖玉霞和那技术员在王德善家相亲时，何英就后悔了！谁见过这样的相亲场面？真是一对泥塑的观音菩萨，木然相对，金口难开！那技术员开始还主动搭讪几句。肖玉霞却一直板着脸，男方问一句，她就答一句，象是她班上的学生上课回答问题。弄得男方十分尴尬，三句后就冷了场。何英这时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先替男方报了家门，又替女方回答问题，千方百计为俩人找话题，又随随便便打趣扯几句笑话。真是一手敲锣，一手打鼓，但也捧不起场来。而王德善倒逍遥自在，一直笑咪咪地看着妻子演戏，看看观音，又看看菩萨，看样子很满意。没人说话，他就不断劝茶。

何英看看实在捱不下去，自己也搞得精疲力倦，憋了一肚子气，就决定收档，于是笑咪咪地打圆场：

“初次见面不好意思。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吧，怎么样？”

肖玉霞和那技术员都站起来了。王德善忙起身说：“约

个时间再见面吧，啊？”

何英赶忙对丈夫狠狠使个眼色。王德善不理睬，只顾说：“下星期六晚上，看场电影，逛逛公园。七点钟在公园门口碰头，好不好？”他知道现在谈恋爱都兴一套。

肖玉霞和那技术员一走，何英马上发火了：“你也是根木头！话也没多句，还约什么会！”

“不是说先见见面吗？一回生二回熟嘛。”

“熟个屁！根本对不上号。”何英气得两腮帮鼓鼓的：“肖老师凭她这脾性呀？……哼！”下面不好听的话没说出来。

谁知，这件事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何英意料之外。肖玉霞和那技术员不但在下星六依时赴了约，以后，还真交起朋友来了。原来，那技术员一向不喜欢工厂的年轻姑娘爱时髦贪玩乐，一心想找个有文化钻学问的伴侣。而肖玉霞是外冷内热的人，说风情话金口难开，但话题一转到化学上来，就完全变了另一个人。那技术员是搞化学的，两人竟是志同道合，连性格也是一个类型呢。真是天配姻缘。到春节，两人就订了婚。

喝！这一下，王德善立即名声大震。大家先是惊讶，想不到这个老实人竟有这么一手，但更多的是啧啧称赞。特别那些未婚的年轻教师，对王德善的态度一下子变得特别恭敬。校党支书也表扬他说：“关心帮助教师解决婚姻家庭问题，也是对学校教育工作的促进。”王德善高兴得一连喝了几晚烧酒。

从此，王德善就荣封了一个“媒人”的雅号。一半是称赞，一半是揶揄。王德善也怪，别人叫他王主席，倒有点不